柈湖文集

巴陵 吳敏樹 本深 著

答曾侍郎書

前奉鄙議後復成書後一首并申論起復之義之所由然自謂於禮意頗未甚失而未以上達於左右今承覆書審度至盡若猶以鄙議爲未免瞻徇而不肯質言之者謹卽錄上後篇惟幸覽裁蓋金革從戎本古今絕大難行之權事聖賢猶難言之而況於衆人乎茍與其議者少有依違其得罪於天下後世與身行之者何異故敏樹之與此兢兢焉懼無以自明則執事之自疑於是誠所宜然然敏樹之意所要歸者實以執事今日在軍事勢前世殆無其比而其心必有得終制而又不能安者耳然則其可行與否亦斷於執事之心而已喪之有制達天下通古今不可易

也葢有起復而猶可者未有終制而反不可者執事之心苟用其所安而無其所不安則亦無待於人之言矣觀前日自報丁憂摺中雖主請終制而仍有給假一語執事之所以及此者其慮罪責而强言之乎必不然也既自請之朝又命之而已且悔之殆於不可然且曰兵有所付也人有可倚也賊之勢少衰於前日也若餉不敷而軍卒不振又非我之所能爲也如是而終以遂哀續請亦奚不可少安於心者或又且曰軍事不畢不安喪事不盡不安等不安耳從吾一人之所獨重者是皆義之可審者也獨以執事今日之於君親似不得而二之何也君之命在是親之志亦在是已之所以痛其親而益思報其君者亦在是故竊以爲但當斷以聖人言外之意所謂有爲爲之非從其利者如鄙議中所陳是也今軍中官中之遭喪而乞留

者不肖之徒本不知有父母上之人亦權所急而姑容之耳是不足道也若執事則前日官旣大顯兵事初起人所欲苟自保全而惟恐無辭以去執事乃於前喪中奉 朝命犯艱難以出四五年閒百死僅生而身未嘗遊一官家未嘗贏一錢可謂不從於利矣非有爲爲之必不如是矣今卽不自名一功而東南數年之事固已槪歸之執事之所倡召獨不幸連值兩喪呼號創痛之中眞使賢者莫能自處愚以執事之志必伸其罔極之哀俟賊平後委官而去而廬墓以終其身庶幾哉其古今未有之奇節也然則他人譏彈之加意計閒所必不能免者且當隱受之又安可辭乎雖然斯事之大人子之所自致非他人之所卒謀也執事果以爲去之無害而心可自安則力請終制得罪而不可悔也而又何敢喋喋爲

曾札中所指數近代名賢奪情事如李文達李文貞皆
在平世無事爲大義所決不容張江陵去留繫有關係然
爲朝官非金革禮中本不曾有而江陵又忿戾無狀其
心可知惟盧忠烈本末了然終無可議勸人起復是何
等不肖人事敏樹萬不敢犯以古準今亦似未爲無據
耳自記

與毛西垣書

前錄寄鄙詩欲見別後情緒以慰遠道故人懸懸之思耳
乃蒙履韻見和又增寄新篇並令指擇尤者以相證驗何
其嗜好之癖不自除可憐念如此也夫我與君之相知固
不以詩然於爲詩相知之深亦未有如我與君者平生時
每獨吟趣得意殊自喜輒欲語人人亦竟無應者至於君
之見之我則未暇自言君未嘗不擊節中之也可不謂之

相知者耶以君之知我至此我之於君雖不敢謂竟知其詩其於一二必有愈於他人之知君者又可自許也嘗謂古人爲詩尤喜論句以杜陵之聖而自道其爲詩之力則曰爲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其稱李白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及以清新俊逸比之庾鮑皆句之云也今之詞人動喜狂放句之不圖而務崇其體使人望之龐然廓然及取而讀之終篇而未有得焉終卷而未有得焉豈其詩之固難知耶何其與古人爲詩之道相謬也得非競於名而昡於實者耶欲以才貿市於人而務張之者耶宜吾之所疑而不敢與也昨君來詩纔數章耳然就而論之非獨其篇之完善格之高異至於其句皆使人誦之而知工識之而不能忘也豈不有異於今人有合於古人耶已相爲標舉錄在別紙皇甫湜言人作詩未有劉長卿

一句已駡宋玉爲老兵湜好奇人也於詩乃取長卿其有以爾也相去二千餘里此如面談

與退庵論洞庭神祀書

前自君山歸後思新樓九江之名極爲大雅而切當卽欲作一記文幸自附託於名山川之下而念岳陽范公之記已絕千古如孟杜後題詩不能復得奇語且止矣旣而思九江之目尙當有所辨正而范公憂樂先後之旨且有可爲廣義相發明者遂復成九江樓記一首書以與吾弟不審吾弟頗會自爲文否乎若有之卽以示我要是一時事實可盡存樓册也九江之說近人尙有欲以秦漢郡國名爲據者然必不能破山經山經雖多詭怪此地名決可信又凡鬼神之事亦非常人所可以耳目測識古之祀五行星辰山川社稷之神者皆有人神尸之臺駘實沈閼伯重

黎句芒社稷之屬皆是而水陰類也其神爲女妃山經言
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此猶左傳言實沈閼伯之居參
商云爾帝之二女不可謂是天帝之女以爲堯女舜妃者
近是也余嘗論孟子書舜卒於鳴條以爲天子巡狩而外
崩必無不返葬之理舜葢南巡崩於蒼梧而返葬鳴條爾
而零陵九疑實其介弟象有庳之封舜欲常常見象象時
往來覲舜於都舜亦幸以時巡而至象之國是必加有留
連恩澤之事非他侯國比二妃以家人之親從來南中不
足怪而後世之人戴仰神聖之靈以舜崩於此或訛指其
行幸壇埸處爲舜葬之冢至於二妃之來沿湘而返葢嘗
從舜登乎洞庭之山及喪反望九疑帝崩處而哭泣於此
尤事情所得有其遺跡既傳在人閒後之祀湘水者奉二
妃以爲之靈又宜也山經葢非禹作湘君湘夫人之祀不

知起何世然要是周人以前也以山經之言二女之神居洞庭之山是卽洞庭之神矣又言其出入必以飄風暴雨蓋風雨晦冥之時神靈以之出入其飄暴者非神爲之也然則今爲樓於此山而附設敦善堂救生之局莫宜祀湘君湘夫人於此樓中以爲涉險者祈福爲有合於古義焉又余記中所列九水欲不盡依舊說頗似不謬舊說中漸潕辰溆酉五水皆沅水上流所合若依此以數則湘之上流他水入者又多何盡舍之故余以爲九者皆當是湖之旁近水口也山經言沅澧之風交瀟湘之浦瀟似宜爲一水酈道元據說文解字瀟水清深也不以爲水名而今零陵有瀟水源流甚小不容獨配湘爲稱或瀟乃資水之本名則可不然竟當如說文也水經油水出公安至孱陵入江孱陵今華容油水入江當是今調弦口其逝澧浦則今

華容九都河是其道也涔澹二水入澧皆近至湖中而涔陽見楚辭汨羅屈子自沈處古之名川也水經又云湘水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微水從東來注之於今未知微水所在以巴陵之水可名者獨新牆河耳而今湖東南岸接湘陰縣后山處名曰微湖蓋自此以北皆巴陵水所被及也微自宜爲九水之一矣

與六弟

去臘盡南昌信回知道路尙無阻滯入春後無從得問揣知必復離貴溪昨胡繼明至書中甚悉文青果欲推軍相處吾弟度其不可而辭之是也而前蹤亦非金陵莫可向者但圖事實難耳今之成軍全用鄉勇率勇者必自募於其鄉而後上下相顧纍得其用如吾湖南諸軍皆是也否則須立營特招教練經久若驟領他軍及新招便戰未有

不立敗者次青御軍寬弛亦敗而不亡帥仲謙纔一舉旗便至覆沒可見也如吾弟今日徒手而出其勢必得鉅公特章奏薦多與兵優與餉寬與程限而後略可施爲也然豈可以此事望之今日哉江東督帥開益無相知識者脫或有之不過令且當一隊以試利鈍耳固皆可以袖手去之也必若不已則就大帥之嚴明而師果銳者獻其胸中料賊之畫兵形地勢不失尺寸使賊卒以是破而吾不有其功與名固古來奇士之偉節也此之不得則退歸而已矣今后逆大股已去江右趨閩浙此賊雖最號兇狡然其去計固亦困於諸軍之犄角而規空地以騁耳其能亦可計量也閩閩督王公有材略而前歲戰大勝賊入閩不得必圖犯杭蘇若上游得手金陵賊出當與之合使我得悉天下兵力急而蹙之吳越濱海之區亦盡賊之會也吾弟

以爲然耶嫉姪今正月已試入學場屋文字且令同煌熊輩作之翰宗姪孫於去臘月十二日身故其病以失血氣喘才一月兩世孤寡誠可憐傷余春來絕無意興詩文未有一字頃與何碓庵約游荆州沙市以古都會處在近不可不往亦以自遣懷也臨書遠想千萬愼重

與六弟

十月某日高鑑歸至郡城余適在敦善堂捐輸局中見之驚喜蓋前得揚州五月來訊知吾弟已向定遠勝帥營去隨有傳勝帥敗問至者按其日月計吾弟正達彼營不能無生憂慮又閱邸鈔見勝帥奏請如常定遠失陷似不預彼事亦稍爲吾弟寬之今乃知盱眙之夜潰彼公虛名無伎倆眞如世人所譏笑哉而吾弟以游客一造之間幾以身命殉之可勝恨耶今之書生領軍戎者雖名爲大帥實

無專柄仰各路支給强成其軍日夜有不繼之憂延一從事量度米鹽如請門客何能求當世奇士與之爲所欲爲哉吾弟始出吾已料其無遇而返今計惟有歸耳江南北事勢四面相持久無進步四眼狗一股不除金陵何由得下捻賊降者寖復難制今欲仰上流諸軍并力東下恐亦未便得手他省尙益紛然天下之故正如野火漫山旋撲旋熾湖南兵勇稱最强本年石逆來犯竭氣力僅乃卻之而內政不修吏治益壞左季高終是局促轅駒亘可歎息吾弟且歸山中更靜坐幾時欲得立功名世間亦不患無其日也

十月復至君山歸與退庵

昨復至山中游事之樂極矣吾弟旣和余前詩又從商論杜蘇詩評點諸本得失之處昔人稱高達夫五十始學爲

詩爲唐名家以逵夫之詩之才豈當至晩而後能此耶葢其人豪俊喜功名早歲故不屑意爲詩及與李杜輩人周旋稍稍喜爲之耳吾弟今年五十又二平生志趣所宗尚乃在道學匡世之儒於詩之一事尤宜非所用意故雖交游間多有詩人及余之好爲詩而吾弟未暇與之爲論議也乃今始欲致力於此豈不以遁跡名山大川之中凡古今詩人過洞庭者所見天地日月風雲魚鳥波滈朝夕之變日交接於吾坐臥几席之間皆若挾一詩之聲情態狀以待人爲之發揮者而已身從前所爲憤然欲除埽盜賊淸盪宇宙之事今皆已付之白鷗浩蕩萬里之外至其所更歷艱難憂患讒謗之故與所聞見於當世可爲太息痛哭流涕又有欲隱避而不能直宣者皆將於詩焉寄之然則吾弟今日之欲爲詩誠哉其宜也余嘗謂古今作詩之

旨實盡於虞廷言志之一語而自建安以下人始以詩名家至唐而其體大備宋人遂頗軼出聲律元明漸返其流我　朝分馳唐宋各爲派別余謂可一切無論也要其爲詩之善者能自言其志而已人之有其身於天地之閒其所遭値於家國各有分地不與今世他人相同亦竟無與古人盡合者乃至耳目之所感觸山川草木春秋歲序居處行旅之所更歷皆一人自爲一人之事不可以相假代而今之爲詩者率爲衆人通同之言鮮有能於己事深切而著明之者是以雖力爲新異而終歸臭腐也若能各詩其所應有之詩則偶然之作無有關係而其詩必非前人所已有他人所共爲者況其與於君父忠孝身世出處之大者乎故本此以爲詩則無問所模倣體格何代所依用聲調何人要之爲其一人之詩也吾弟之胸中所欲以爲

者固宜多而且不同於今之人矣諸凡細碎文義之足以入於其志哉抑唐人承漢魏六朝之後為詩雖體尚皆尊重古之五言諸家之集此體為多而以罰情包括人事亦莫如此體為宜古人中如曹子建阮

陶淵明可謂善言其志者而康樂宣城二謝山水清

之趣邈焉可懷亦願取法在此而波流稍遠於後人必

高一世而名千古也山中漸寒善自愛

陽篠岑書

乙秋曾一走棫左右遂未得報審之去人實親入府

中土人其時已移家入山中矣蓋彼時賊入江西警及

貴故耶及前歲二月下游賊復走敝郡僕家被焚蕩略

盡家人已先避去轉徙湘陰平江間而湖南之軍一敗

賊於貴縣之城下南路民始復稍甦僕在山谷中尚覓地

自遣適如平時而每存想及於閤下則意其所在之處必衡嶽之下穹林幽巖岨絕奇闢可避世如古桃源者不得卽相從以爲憾卽有奉憶小詩云頗訝歐陽子連年無到書衡華七十二何處入雲居嗟夫僕與閤下平生深語世事以爲歎息而一旦遽至於此耶自年二十歲以來宦吏間及鄉里風俗事所見所聞日不如前往往多可驚怪者粵西一隅小盜耳遂令至此果天意乎抑人之罪也今談者尙尤夫始萌之不翦或云某軍失機某帥不力是皆固然然無乃猶未盡其微者耶往時聞閤下道江岷樵以爲最有材用人裁及二年遂躍起軍中爲今世雄望第一惜其敗死太速至於滌生侍郎尤閤下宿所推許者僕嘗妄意海內至大賢人奇士當不可悉知而有事以來獨閤下所稱一二人者盡天下莫能先之閤下之稱此一二人最

蓋非在其爲大官當任事之日也而其效如此僕獨心奇閣下何其知人之決而人果爲閣下所前知也而又怪夫人之可知者何以適在於此而天下之人不爲閣下所知者何其未有聞也閣下平生所自期待至厚今之伏而不出殆不欲如少年輩藉軍事倖功名或別有意所未敢知僕獨自念最無所能人亦以蚤歲聞閣下以許文章之事以謂不後於古之作者僕實未嘗更受此語於他人今老且不遇矣又遭值世難猶願得一安閑隱避之區讀書著文以殉稍副閣下之所稱舉者焉蓋閣下所知人如曾江二公者既皆磊落奇偉如此雖古之所號爲人倫鑒識者無出於閣下矣而僕亦幸而與於不棄之末以此愈欲自爲不欲使閣下之知獨謬於僕也敝郡不幸當湖南北之衝民風澆惡賊未起時陰有連結壬子冬賊自長沙下郎

有晏姓者聚衆應之以此土匪如蝗蝻種滋不可絕癸丑僕旋自京師餘黨猶旦夕倡鼓有一富人爲之魁者竟遠通江右之寇爲反城應賊之事僕陰廉知其實義不得避匪以故不先發而事又旋露官中於賄屬詠其黨而魁竟釋僕家以此逢禍而前秋閒官軍旣驅賊下郡縣團查事急僕又不能自外稍有舉詠今賊在近而僕眷屬人移徙僅百里稍遠益生疏不可恃賴思從閣下定求避地之所謹遣兒子念謀前詣受敎如獲一所則閣下往所命於僕者益得朝夕親近從事實不幸中之大幸也徐后泉今方何作西江陳懿叔廣專兄弟頗有信音否廣專嘗欲藉大爲事決不爲爾寂寂也不次不宣

又與篠岑

以敝地寇逼遣小兒走尊處就求移家之所果蒙高誼

爲商度令親之宅許相讓處感佩之私無待言罄而小兒歸未抵家之日賊已入敝縣東鄉逞毒殺數百人才未至湘陰長樂鄉十餘里長樂之人一時呼集近萬賊畏之而遁弟以此地雖危近人與賊仇尚覺團伍可恃兼此股賊衆亦未遽大盛若下路武漢之軍不至失事此賊或未敢復南也以此暫懷顧望未卽相就耳子壽世兄向來觀其體氣太弱竟以不幸其人格性淸奇實佳士大可痛惜功甫乃亦久病然大段穩實愼醫藥無求速效自不難健愈也功甫昨寄示所爲古文詞極是高進體派旣正氣力復沉厚弟觀其議論所向頗欲與有往復以其尚病不欲撄之且俟他日耳人方銳意問學時日夜計較短長於古今人前此甚耗氣血病者甚不宜之且率意讀書取其快適實減疾養生之道也詩文卷卽暫留篆軸詩見贈厚意甚

又見推太過非敢當也輙爲小詩二章覆功甫卽訊閣下

也閣下寓家鄉郵數年尚未決止居處然今鄉中亦何處

定佳大略因時轉徙爲便耳弟家以避寇最多經歷苦狀

止是先人遺產田畝僅存決不能舍而遠去不知幾時乃

得築屋數閒安居終老也小兒言篠丈欲待翁至時共遊

嶽後諸山聞之使我高興勃然他時不以家往卽獨身赴

此期也茲特慮閣下以相待未至疑其猝遇他故敢卽奉

聞伏惟鑒原

答篠岑書

前歲小兒念謀自尊所歸卽言功甫世兄病可憂狀弟以

功甫形質非子壽比宜不至是而近得來書言已差瘉方

以爲快不料其病之果難爲也然則昨醫者之誤用補劑

亦太必專其罪耶老兄之處此慘遇益難矣達者必能知

命宰無多端追悔徒自亂其情也言梅里相地術弟向未敢以爲然然謂其葬地以致凶又未是當尊先公卜宅時功甫子壽輩人之命已早定矣詎能爲之害耶人生家運難得全佳老兄近四十歲以前無近屬期功之戚兩眼中未經泣淚之苦嘗以謂世人之所少而今之有此若反覆然獨幸功甫子壽雖不永其年其材器皆足爲世人之所稱惜是誠不薄耳委作誌文義不敢辭亦不敢緩惟昨縣境復經賊過弟自外歸家書到已六七日又一二日始能脫稿據弟平生所知見處纔有情緒足以成文不必悉如狀中所云功甫於古文喜道方氏義法是宜其所取刻成望以搨本見寄弟於功甫欲刖作輓語倉卒未具伏惟老兄以理命自抑其悲哀近日見聞之變何可勝道此尙是家人安常之事亦寬譬之一說也不宣

與篠岑論文派書

承復寄示才郎功甫遺稿令更審存老弟前年所爲刪處今覆之誠未免過隘蓋使功甫而在弟以是繩之以持文章家論猶可也今遺稿無幾而多沒之則使人不盡見其所用心宜兄之有闕然也研生老兄所點存實皆足以問之當世就以此本付刊良可至卷首曾侍郎一序其文甚奇縱有偉觀而敘述源流皆以發功甫平生之志意然弟於桐城宗派之論則正往時所欲與功甫極辨而不果者今安得不爲我兄道之文章藝術之有流派此風氣大略之云爾其間實不必皆相師效或甚有不同而往往自無能之人假是名以私立門戶震動流俗反爲世所詬厲而以病其所宗主之人如江西詩派始稱山谷后山而爲之圖列號傳嗣者則呂居仁居仁非山谷后山之流也今之

所稱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間姚郎中姬傳稱私淑於其鄉先輩望溪方先生之門人劉海峯又以望溪接續明人歸震川而爲古文詞類纂一書直以歸方續八家劉氏嗣之其意蓋以古今文章之傳繫之己也如老弟所見乃大不然姚氏特呂居仁之比爾劉氏更無所置之其文之深淺美惡人自知之不可以口舌爭也自來古文之家必皆得力於古書蓋文體壞而後古文興唐之韓柳承八代之衰而挽之於古始有此名柳不師韓而與之並起宋以後則皆以韓爲大宗而其爲文所以自成就者亦非直取之韓也韓尚不可爲派況後人乎烏有建一先生之言以爲門戶塗轍而可自達於古人者哉弟生居窮鄉少師友見聞之益亦幸不遭聲習濡染之害自年二十時輒喜學爲古文經子史漢外惟見有八家之書以爲文章盡於此爾

八股文獨高歸氏已乃於邨塾古文選本中見歸氏一二作心獨異之求訪其集於長沙書肆中則無有因託書賈購之吳中既得其書別鈔兩卷甲辰入都攜之行篋不意都中稱文者方相與尊尙歸文以此弟亦妄有名字與在時流之末此兄之所宿知也又見望溪文集亦欲鈔之而竟未暇蓋歸氏之文高者在神境而稍病虛聲幾欲下望溪之文厚於理深於法而或未工於言然此二家者皆斷然爲一代之文而莫能尙焉者也其所以能爾者皆自其心得之於古可以發人而非發於人者往時見功甫喜尋時人之論稱劉姚之學以爲習於名而未稽其實私欲進之其於論詩述梅伯言之說云當自荆公入尤爲害道此等言議殆皆得之陳廣甫廣甫才雖高不能爲文士而論說多未當於人心今侍郎序文不過借時俗流派之語牽

涉多人以自騁其筆墨所稱諸人學文本末皆大略不謬獨弟素非喜姚氏者未敢冒稱而果以姚氏爲宗桐城爲派則侍郎之心殊未必然然弟豈區區以侍郎之言爲枉而急自明哉惜乎不及與功甫究論之爾

與楊性農書

前承委點校大文負恃愛好輒竭愚慮惟無以仰稱高明之懷而妄肅訾議是懼不謂過蒙鑒許以爲纔知文事重復增寄巨稿手教諄諭以古人居喪不廢講學之義敏樹近以小祥在廬下未遂輟棄文史也而於性農深推謝之可乎敢復妄有商訂伏惟覽諒而覽究之幸甚竊惟古文云者非其體之殊也所以爲之文者古人爲言之道耳抑非獨言之似於古人而已乃其見之行事宜無有不合者焉令性農之文於古人之言庶乎近矣雖然竊獨有所甚

疑而以爲未至於古人之爲者則送陳吉安之序之所云
也性農豈有求託於吉安假光寵於吉安者性農非有求
託於吉安者非假光寵於吉安者其親賢善友而欲借之
於道素意固然也而愚所不然者性農學於古人則當從
孟氏之道立身名於時而今也師宋鈃之餘教以强說爲
高行無益之謀而滋俗人之議甚可怪也不觀孟子乎孟
子陳先王仁義運天下如反掌當世之人茍得而用之其
利澤於人至無窮也然而王公卿相非先禮焉弗往見也
其人茍自可就見者雖先禮焉猶弗見也孟子豈不欲以
其道救當世之急哉所以然者身不重則道不尊雖日持
道以强語於人猶闇投夜光而遭按劍於世奚益而於己
甚傷故弗爲也夫當世之人稍貴達者其庭下走趨之人
必多彼直以一世之人皆然無有異者故其居己甚恃而

視人也甚輕亦勢使然也吉安以三十之年出翰林守名郡意氣故已盛矣性農偶道長沙與之舊識一投刺焉其可也至再不遇不俟其答謁而終往造焉則何怪他人之譏議也性農固曰此吾友也能好善者也其官位又非顯高不至簡禮於我其有他故焉未可以是罪而棄之也則未知彼其亦曰此吾友也是其來也將進我以善者我之官位不足以驕此者也其然乎其未必然也然則性農待彼誠過而所以自予乃非君子之道矣夫君子之行豈一端而已其於世人豈能無受其非誣要於嫌疑之際尤有可以自處者焉嘗怪韓子之言道必稱孟子孟子不見諸侯而韓子促數呼號於當世大官之門求衣食焉何哉唐之世士率家於官宦無鄉里之業以資其生爲韓子計者不若是則家口數十皆將窮餓以死韓子以爲餓而死者

小道也不足以明吾之志節故遂往求焉然猶大聲疾呼之高自期許不屑屑卑乞豈不以其所爲若是者且貶吾志而乏吾氣哉然則韓子之心可謂甚苦而其事猶可以無譏焉若夫君子將用其所學以博濟一世之人則必口請之而後告也求之而後與也道未有不出於是者矣故嘗試論之今之世朝廷設科舉以待士士或伏處岩穴養高名以待徵請雖近似於古究之於義則未然也何則科舉之設上之人固請而求之矣雖公車十上君臣之義猶無害也至於諸公貴人之交游竊以爲不見之義當在於此其或窮困待館穀以活身家則韓子之事可擇而取焉其他則非吾之所敢知也性農往在京師以親賢取善爲名高名士爲達官者交之殆偏議者遂有名士經紀之目其言偏於人人辱相與商治古文嘗以古之道相切劘者

故因送吉安序極論之伏惟鑒其狂愚少留意焉梅郎中所撰先墓表謹錄奉覽所諭卜地毋惑風水之說敢不敬承漸寒惟珍重不宣

再與性農書

忍齋教授所遞到去冬賜覆手書及今三月十九日寄字乃知我兄已奉尊太孺人之諱相去一湖外弔唁闕然身既祥除而前書事理尚有須分明者夫人有狂率如敏樹肆爲苛議以纒批我兄我兄不惟重受其意而又能愛好其文辭此其於爲人豈今世之所有哉此余所以心折尤欲終厚之也前書論亟譌陳吉安之非豈不知吉安官不過一郡守而又我兄宿交非他達官未識面者比耶所以嘖嘖言者徒見兄平生雅游以爲於古大賢之道或有未盡合者故藉規之云爾且往者兄與吉安交相賢也至如

前歲箚禮於兄乃其中情得毋有不相賢者與吉安之爲人嘗竊聞之毛君西垣云其人溫雅純實君子人也兄賢之不爲過亦以見兄之勤勤於吉安者果無他也然則彼之於兄乃似有不相賢者則何與噫此豈不可以知矣哉微獨我兄雖敏樹亦與有懼於此也往者癸巳丙申之歲會試京師時余方訒訒挾文卷自好私願觀覽天下英賢以壯其意顧獨謬妄喜自矜重不肯望門陳謁以此寂無知遇當時同鄉喜名之人或務爲收召聯絡欲邀致之乃至變色相拒所以然者彼非有道義文章足爲一世模楷之實烏足走趨天下士耶此固鄙人素意然也而甲辰赴選之日攜有所鈔選歸文之本項君几山浙士喜學見之兄所首來乞錄此書余因於彼處見梅翁伯言與語意合遂相往來朱伯韓聞風好事亟來相就邵舍人王戶部輩

自以類萃引耳然而當時儕伍之間已有疑余階縁我兄以獵取時名者矣世風衰薄士率千百人無一二能自樹立者大都仰人氣息以壯容顏而已耳固宜或者之指及我也何太史子貞余自重其能書往訪不値卽無荅禮而伯韓居臺中有聲爲人意度灑然又與余一面卽以事別去南歸之後意未能已曾一寓書傍縁古文之說勉以韓歐立朝之事遂爾寂寥無復囘問用此觀之人之情竟如何哉眼前官職聲名小欲過我便須深心避之無得輕與酬酢何則彼誠有所不能忘者而又以我爲不忘乎彼也區區之心尤欲切磋我兄者以此敏樹再拜

答性農

未晤閒四更歲矣日月波馳不足嗟惜所恨遭時多難不獲爲友朋閒暇之娛耳今當安定可期乎曾滌生眞是人

開偉丈夫奮於萬分艱難之中平日親舊略無與從事者卒能以書生一旅而幾李郭之勳豈不賢哉閣下前日以便宜引歸非無與於世者亦既能糾合子弟保守鄉聚矣何不遂以此先後戎行爲滌公之援助乎至若敏樹輩人旣以不才擯棄於時甘分老死鄉里何能復如諸少年人階時多事因緣功名之路此又與閣下所處未可同論者也然自前二歲公車罷歸屬里中匪徒煽亂之後餘黨四散其桀黠者猶遠遁江右之賊陰召其徒欲戕官反城應之鄉人知其事者莫敢先發敏樹以大義不敢旋避首列之官先期戒備儆郡得以一時無事而匪蹤旋露黨皆就執官府中於賄屬不肯竟獄舍弟又以土港之役大爲匪人所忌及去春賊至而我家首被焚洗之禍幸家人先避去之閣下尤慂兄弟不能素備轉徙失策者未知其實也

秋冬間地方設有團局敝里清察較爲切實然猶未得所以爲弭亂久安之術也惟是心意散漫偷得從容日與文字爲緣一切顛頓愁苦之狀過去幾欲忘之前蒙寄示大箸文詩會團務乍緊未暇細讀昨以過年還舍即依來命妄加評點凡大文之深妙未及多贊者知閣下之不以此相望而欲令自盡其愚也故敢率其狂直伏惟鑒諒不宣

與性農

郭叔子處付到尊械并諸公唱和詩篇皆勤勤見及甚愧無似弟自來會城欲寄書未得確便前梅一峯同年來約作械帶交渠乃速去茲並附上老兄所云歲中七八附書者弟竟未曾一接到乃歎擾擾流移之日友朋之阻絕如此弟之寓此不過以去歲崇陽通城之近警而敝鄉歲收又大惡故且避徙而家人僅攜其半半仍住里中此秋後

當復歸不能久居此也孫琴西侍講詩原韻茲勉和奉呈
弟素少爲趁韻詩甚是生裂郭伯子近亦以滌老前年會
合詩韻屬和會合詩已成巨卷此詩和者亦不少倘亦一
時口實耶承語學使張公遍相跡覓不得令人慙負學使
前按岳州曾向午橋學博詢及鄙人此間左季高亦以學
使語見告然實無可往謁之理非敢妄以自高閣下乃以
與學使之賢交贊之實不然也伏後能一來省下否至八
月弟須暫歸恐不相值也

又與性農

弟自八月初歸里見鄉中秋熟粗佳寇警復遠故身不更
至長沙令兒輩於鄉試後卽移家且歸長兒念謀幸中鄉
舉但少學可愧耳寓舍先寄到惠問已辦覆昨又續得書
反復循審似老兄深迫於謗言之起而亟欲其爲申雪者

弟於老兄固幸得知其素性及所以致人言之由惜此時不獲與諸友面論之然熟爲思之又以爲不足多辨也葢古君子之處謗雖極垢污之加於其身未嘗肯以一言自明直聽之於人而已所以然者事之有無虛實吾之素行可信與疑世必知之物之情好爭辨謗則謗者傷而益求相勝如質訟然訴者欲直告者益誣此必然之理也故君子惟益自修不改其素待從容而謗自息矣前見兄新刻文稿中有治生一篇竊謂其文可以不作人之所謗於老兄者謂其好利也孰不好利十人而好之者不但九也胡獨以此肆譏於兄哉老兄之本計在治生亦既獲利矣人宜無所不服也而以爲已之多利獨治生取之他人之所其爲之者未或爲宜人之所不服也葢老兄之患半在於喜名名者謗之招而利之對也今有人號於衆曰我能爲

仙則人必責之以不食我能爲聖則人必窮之以前知何者其名固然也又況於尋常形跡之間容有難執人口者乎故竊爲老兄計及今之時建大功發大議立大節卓然鎮服一世之人俾終莫敢異言此其上也否則藏身泥水之間無輕入城市無刊刻詩文無與當路聲勢人多通書札其次也老兄以謂何如弟平生拙於爲人實亦非區區自守者顧喜直惡惡動與物忤從前爲瀏陽學官以爭論聖廟祭祀事取怒於人致誣訐之上官弟以遂其去計力阻諸生之爲我憤者即日便歸而訐者亦自失也近日鄉里以事變蒙仇禍及數執論官中弊事爲指首自顧力微勢危亟避去之而人以其徜徉無與不足加擢挫亦竟置之此弟之偶幸也老兄所處地位故自不同鄙薄要當以淡靜處之內省不愆何恤人之言會晤未期甚勞懸念惟

順時保適不宣

京師寄曾侍郎書

自使旌行後十許日都中郎問尊太夫人之訃凡在士夫無不爲公惻歎以謂公方以差遣復蒙　聖眷而遽有此或又以謂江西之士待公而舉者甚必有人而公以憂去不克與事以謂才賢士之厄而斂樹之意獨以公蒙任尊親而親闈以不樂迎養京師留在湘浦今幸以使事便假歸省此人子之至情所宜忻喜無已非以爲榮鄉里而已也況如公之賢乎其一朝聞此變於中道也何以堪之然聞公已自太湖由水道抵武昌賊警方急覓閒道歸去不識可無艱阻否伏惟節哀順變爲親自重爲國自惜抑聞古者有衰絰從戎之義此忠孝權衡之至也而其事多爲不肖人之所假故賢者雖迫朝命猶不肯以公而易私今

賊犯長沙圍城月餘官軍未能破散卽近省數百里內山谷幽阻之區皆當望風驚亂不可安處此乃家國之難並與君親之侮交至如賊遂猖獗恐公亦不得伏藏苫席之下不一倡率鄉里子弟以摧此兇醜也或督撫提鎭謀畫有所未周非公孰爲之計議者而聞人言今茲賊勢與嘉慶閒川楚教匪大異賊所過無大患害其以防堵備賊者賊乃殺戮之以斷其黨以此人不禦賊賊得徑攻長沙如此則往時淸野以困賊之謀不足用矣而官軍尾賊之後隨路淫掠民之走避者畏官軍非畏賊也卒遇其貲以飽過賊如此則何以爲哉爲今之計獨有急申軍令上下嚴切誅殺以遞及於卒伍兵知法死則不得畏鬬死而必與賊戰矣今自偏裨至提督大帥帶兵而出望賊卽逃爲將者非盡不欲戰爲兵不用命故也就使其將敢前與賊

交亦兵皆走將獨死耳故將不能御兵雖有奇勇之材未有能戰者也大將不能用軍令雖講計畫識形勢畫器械多士馬未有能破賊以成功名者也公嘗與督師語兵事必無先於此者敏樹今茲既留京未歸近聞事急亦無能歸而有所爲舍弟士邁爲湖北常撫軍奏令在岳州襄辦防堵計可聯絡漁船以杜入湖之口然恐未必能有用也因唁公及賊事輒縱言之惟不罪

上曾侍郎書

甲寅三月敝郡湖上倉卒分張恨事不可復思當時敏樹逃死急走入山深箐叢薄中日躑躅咄咄忽探頭見人而湘潭之捷有見告者此天之終授先生以事也其秋先生驅賊敝郡遂復武漢軍勢甚盛大功垂就而潯城少北梗塞至今聞諸道路先生之忠勇悲憤幾不顧一世壓攏之

憂矣伏惟兵事反覆多端國之無人民之無恃非先生孰匡此大難者竊以從來盜賊之禍皆有非常飢饉爲之驅合天之所助非人與謀而數年以來賊雖未除而風雨時調年穀乃更豐賤民之樂禍者有悔於其心而脅從者多自出其從義之鄉爭願奮於行閒見死而不畏沮此豈非天之所爲耶然則雖軍餉絀竭萬計艱難而時之必平賊之必滅其可知也先生道義文章高絕今世而前日立朝之風天下人所仰望而欣喜者固足以樹立於千秋矣又遂驅氣埽逆赫然成此中興之功釋甲解鞍還歸廟堂究時俗之患源振海內之昏敝其爲鴻名巨烈豈三代下人常常覩見者哉敏樹材薄質衰不敢圖附青雲猶冀以寬閒無虞之日月盡意文字閒紀述歌謡稍盡見聞悲喜之實蓋時之方昌雖一二小儒文墨之氣必不汙雜淫厲而

益有振興隆上之風漢唐中興之時是也願以此自效且以仰慰於先生先生軍書之暇亦希有以教之因便附書敬請崇安不宣

己未上曾侍郎

頃者恭聞先生大軍已克景鎮定江西將移師防川還駐楚境敏樹於湖上瞻望前旌有日矣而楚南之賊先已聞風敗遁各路諸軍皆將隨先生以共清皖省圖復金陵聞此尤爲喜躍計先生大功之遂成而果爲古今所未有如敏樹所日夜禱祝於山中者也自湖上先後兩次奉謁以來雖以駑怯未獲受事於左右其心蓋無日不若隨侍於舟中之坐每聞傳有捷報及憂危未免之事無不竊竊同之而未敢輒從人一通賀慰蓋功名形勢之會一世之所趨求宜有所避以謝於不知而妄意相與之徒謂其獲交

寵於大君子之門而能爲之馳走者此固先生之所不罪也而舍甥王慶奎前歲嘗蒙恥一求供役竟蒙在驅使之末銘感在心豈勝言謝而茲有友人學博楊君鴻烈乃前數歲所欲爲今世人才起見欲一通之麾下者此君往與芸臺篠岑皆爲密游兵事初起嘗從江忠烈戰長沙湖北問其人名字或亦先生之所宿聞所以遲回而不敢遽言之者有故篠岑已有書道之無用申說要之其人自是負氣性男子自其早歲讀書卽喜談兵習武事欲以雄奇功迹顯見於時而遭時多事諸庸懦書生皆奮興此君獨困厄至無聊賴以自存豈不可歎也今便前詣軍門儻許加察而一試之幸甚幸甚敍樹於先生本不宜以形迹自外獨自恨無當世才不能附從以自達記往歲都門嘗戲相比許有歐梅之目先生命世大賢何止歐公乃敍樹於聖

兪亦未欲多讓之頃讀宛陵集見其間與歐公唱酬多至
不可數不覺廢卷歎息蓋使敏樹得相從幕中亦講論道
藝之暇亦未必不以寒陋之姿盛邀獎飾非止誇今世耳
目且以炫燿將來徼幸於無窮也而其事與古人有異卽
兢兢不欲同之坐此落然不常合幷豈非命耶篠岑昨寄
先生所爲歐陽生集序中於鄙薄亦許在名流之次而妄
見所疑於古人者乃竊與篠岑論之彼書聞已寄呈左右
使人惶懼慙愧之極然先生此文乃敏樹心所誠服以爲
氣力當在廬陵震川之上也且序中所稱文派本近來風
氣實然將來論者亦必援爲案據所以敏樹尤欲自別耳
敏樹近於詩文俱罕有作惟見阮氏所編我　朝經解中
有仁和翟灝四書考異因就加論辨自謂頗有得處足以
破考据家之習弊而收其一二之功僅成學庸論語八卷

適官中委辦捐輸而止俟成後當挾以就正有道之前臨書神馳不盡

庚申上曾制府

去冬蒙賜覆敎尋與極論文事並以近著古文一冊見示此葢先生不棄敏樹不斥其夙昔之妄而更以異量待之計今世人士自軍事外以文字之緣獲幸於左右如是者葢少也敏樹固厚自矜喜而伏讀大文則又驚駭歎絕真有如蘇明允之稱韓文所謂黿鼉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自見其淵然之光油然之色葢爲古文有如是之奇能者才與學必皆過絕於人未可以一世遇之也往嘗於今世文章諸公獨以此竊意先生而自先生膺任兵事以來又疑天之所畀或不在是使今世有非常之事業而文章之能遂少置讓焉亦不爲無憾誠不意

艱難萬變之會而先生智勇之神猶盡及於餘事如此可不謂盛哉敝樹既幸卒業之後卽欲作書道達此意而自檢山野閒寂中所嘗屬撰之作亦欲錄爲數通以請大教輒自慙惡廢罷歐蓀岑之約造謁前又不果而金陵蘇杭兵事之變相屬有聞天下之重益專寄於先生鄙儒小夫愧不能以一策仰干尙何敢以他端相擾故至今未申聞問矣頃者李次青按察歸平江增募勇丁以先生之命來邀舍弟士邁以從事會舍弟已自江蘇遊歸數月矣渠於往時嘗虛辱先生之召其意自以有初年水卡之負欲得一當以報見賊巢在金陵思一出奇於彼既見我軍在彼者多兒戲不足爲事故無所就而歸至於感先生之知誠思自効而今事勢之亟更甚於前日次青來語卽時已敬相應然其言必得請自募一軍數盈三千而後敢行也舍

弟篤行氣誼自先生所知其才則思慮精密能及人所不至而氣力堅忍足以副之斂樹所見今之能用兵能辦事者或未有過焉者也往者渠自有他意雖兄弟閒亦不敢限其所往先生今能慨然任之則斂樹亦有以藉手於先生俟賊平之日幸獲從東閣之末益備聞文章之說也大冊謹便繳上

辛酉上曾公

半歲閒屢聞軍中傳語兼舍弟士遴去冬自大營謁見還為述先生動靜言論甚悉不啻身預坐末時故未敢瀆申箋候近日賊勢以畏撲自救之故冒犯南岸思逞蠹毒先生堅駐祁門指揮坐定今茲進取決不為難舍弟以粗淺之材謬蒙采用誨益之誠委願之厚渠實感激極欲竭愚自效不意赴本省領取軍裝餉項竟被何人播弄致與當

事有違山野任性之夫未知妨忌從前緣在事外渠亦自忘其拙及一試手乃知所難恐終負大君子破格逾量之寄是以早求放棄敏樹知其有所不堪亦無以進之矣仍望特加察恕不以其進退無據為罪幸甚愧甚

甲子上曾爵相

秋初審聞大軍克復江南省城埽誅孽巢山谷鄙生幸獲覩此成事復享清平之樂伏念相公大人自呼召楚軍以來十有餘年扶傷起仆卒翦此滔天巨寇其艱難勞苦殆如古禹之治洪水非從來將帥克敵之比而今金陵之事出中丞公之手巍巍之烈萃於一門又何盛也敏樹於甲寅戊午之歲兩竭旌麾於湖上雖不克隨侍執鞭之末其私心懸繫未嘗不在於營幕之間是以當捷音之傳躍然發病軀挈漁竿而起旋舞也輒賦小詩十二章以志其喜

平生蒙相與以文字之知不遺陋賤草成卽欲上獻緣無信便故遲遲也惟管窺蠡測未知於事實不大差謬否幸垂覽賜正之前歲歐篠兄東下過舍約金陵克日當得一往敏樹亦有拙著粗了欲一扣轅就正今計到明春可行但恐台座未竟回翔江左耳抑思我湖南之人自經相公倡帶義旅畢力戎行目今荷 朝家恩寵官勳烜赫遍於行路方隅小省忽而有此誠振古之奇事天下之人固高視湖南之人而湖南之人亦皆以自矜喜然敏樹竊有爲湖南憂之者蓋軍士習軼於外人戶久敝於內也散伍之軍勢難還農貪財嗜殺所在爲患如聞今江南荒地多有就便立家居住此亦銷患無形可用之便計然流移復業誠恐不能自直而病彼方之人惟無使彼方之人忘湖南之功而有其恨斯爲善也至於湖南之地本皆山區瘠壤

仰貸他鄉自軍興供餽筦榷四設始既密悉後更增加物貴用倍人之資生重以捐輸之令蠱煎膏髓此皆名供戰士而厚飽遊閒譸謅之夫惟望此時得漸除去以蘇積年之困而絕傍緣之累凡此等淺見所及豈復遺於鈞慮聊贅言之以藉賀忱知當不罪也

與左季高

承投以宜黃謝先生古文集令相檢校敏樹庸陋何足與知先生之文章顧自以幼童子始趨學政試即獲望見先生之丰儀粹然清峙時雖無識亦驚爲當世偉人後稍知讀先生刊行制藝歎其爲文多心得獨造之言私謂自乾隆後時文道敝未見有如先生之爲之者乃今幸讀此書益信文章之自有眞也蓋爲文之道在誠其中中誠而後其氣實其辭盡否則矜氣而已游辭而已先生擬陸士衡

文賦盡言爲文者之用心而歸於大易修辭立誠之旨可謂得文之至要者今以其文察其辭審其氣信非誠者不能爲也閣下每相與論文以爲其文必其人之爲之即誠之謂也由先生之文以窺其爲人有反身刻厲之功有經世遠大之謀有惻隱閔閣之憂有慷慨節烈之氣如是數者他人之文亦時時若見之而余以謂先生果有之者誠也誠不可以僞爲之也然則先生豈直文人而已者哉惜其年之不假而有者不施也此集中綜覈名實一疏以斡林建言舉天下事若網在綱實爲中世振衰救弊之要策可謂大文第一性善論與姚姬傳劉金門吳霽峯諸書送屠孟昭宜黃謝氏源流序洪稚存傳黔游山水記皆尤卓然者其他莫不有真精實力充貫其閒敏樹既謬承委屬又以愛護之私彌欲妄自竭盡輒敢籤識其中所疑以質

高明幸詳講論之此書不可不速付刻行非徒以不朽先生而以爲天下學者之賜不少也謹繳上比日殘暑益熾容綏奉敎不宣

又與季高

頃省城假寓得數預談席每令鄙心豁然若氛霾之掃於太空也相知識數十年非有此遇不幾錯過耶八月之初歸里家祭見鄉中暫已粗安而苦旅寓煩費鄙又爲移歸計素爲湖濱漁釣之人至其舊磯坐處意又欣然恨不得與老兄同坐其間耳雖然使老兄果能同此吾又將奔徙之不暇豈能漁釣乎古今人才各有所宜其性各有所適事任各有所歸隱顯之途不能相易也若敏樹者意亦無以自處徒幸有如兄之徒支撐世宙不令顚倒俾得偸竊其閒遂其魚鳥之私誠幸之幸也所爲日夜禱祝願天之

相我老兄而事功日以恢大非相爲也聊自爲耳王璞山中道遂蹶聞之頓足累日知當局所爲痛恨如何人功名所到有分能者又當相繼亦未可以此生疑阻也小兒念謀僥倖中鄉試慙愧慙愧老兄幸有以教之舍弟退菴茲復出游軍中爲雪恥舒憤之謀昨有序文送其行老兄幸見教爲古文輒附一覽先人墓碑篆額前已面求蒙諾乞終賜之爲荷無量此冬聞恐未復詣省下謝敘並在來春也適遣足迎家附此

又與季高

承覆幷寄示除蝗備考書已敬領老兄勤心人瘼如此姚相救世才不獨多也但官吏聞恐少能承行之者如何中丞批諭中以修省厲勵實爲天人孚召之本誠得此道蝗孽不復作矣今冬無雪自可憂若春後多雨蝗旱蟲必不

能生生亦易盡南中向來不育蝗種者當以雨多故也敝樹竊思近日政令所不得已而行之者略有二事蓋除匪之嚴與捐輸抽商之急也今日地方伏匪亦略盡矣而重典之刑習用不怪至民間爭搆他事盡以此相詰告即未竟辦而所傷害必深此不可不禁斷也至於勸捐抽分之人雖事屬辦公其本意不過偷得一身之利而止刻取以媚上而又以營其私勢所必然其能以存恤爲心廉潔自好者蓋亦少矣此不可不訪察也鄙人懵於世事聊以愚慮所及甚關於除蝗感應之原者私爲老兄道之小詩二章附寄希覽教老兄嘗見謂不解作詩定何如一笑

巴陵　吳敏樹　本深　著

與梅伯言先生書

在都於項君几山所得見先生既乃因緣進謁遂蒙賜示大著文集伏而讀之皆若古人之作非今世之所有者於是乃知天下之文章固在於先生隨又得接侍一二次備聞指論覽及鄙作亦荷許與之言時方落第春官意思乃復軒起將歸而求之古人究竟其平生所欲為者未敢自悲其不遇也因竊念前此嘗兩至都下身名孤寂不獲一覩海內大君子而奉教焉今乃得見先生誠平生萬幸而又自計南歸之日將長侍老母無宜復借上計以數望左右之清光故遂不自忖度冒以先人墓表為請而先生則已幸而許之矣敢具述事行如狀伏惟矜憐而終惠賜之

共爲感戴豈可涯量嘗試觀古今文章敘述之家所傳之人大抵歷官治行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則銘志之作與史相參不可以或遺也至於窮賤幽隱之士而有聞於世者必談道著書其人爲學者所師否則多奇怪可喜之行及他技能殊特而人樂稱道之耳然近世人尤務名雖鄉里鄙夫苟其錢財足用而子孫能自達於搢紳者往往附飾虛美假寵於當世鉅人之文章而有識者觀之誠無以爲也夫既爲鄉里之恆人矣其平生行事不足爲鄉之子弟所仰法徒以氣力雄長閭伍之閒耳則及其死也固無流風餘思之存焉而何銘志之爲雖或有人焉善爲之文辭其鄉之厠賤猶將笑之況欲僥倖於無窮者耶且夫文章之果有重於世者何以哉豈不以其中之存者其至誠之積也而求者掩飾以售欺應者牽率以塞諾何誠之與

有則其於文也抑豈能以至於工耶抑今世之有迹者其所爲善亦多有出於其鄉人之所推舉其善或有迹而非出於欺者之爲然孔子惡鄉原者豈非不取其善也哉今之世有能竊鄉原之似必獲一鄉之譽而君子宜愼取焉若夫誠有善者斯不然矣其有善如無善雖知其善不易知其所以善乃其鄉之賢也則知之矣其家人子孫觀於庭戶之間則得之矣得而述之不誇張不驚詭必有合於性情之所以然而深明文理者因而著之發揮幽潛震動耳目世皆服其爲言人莫不以興感夫是故其文可傳而其事足貴也今若敏樹不肖無狀誠不足以知其先人然先人之沒逮今二十年而敏樹當時年巳二十有一矣懷棄養之痛追維行實以謂必得當世大賢爲之紀錄乃無憾耳抱闕至今未敢妄求於人今幸獲請於先生凡所爲

狀固未敢有一言之欺以辱高文而滋罪謗先生其亦多諒之也昔歐陽文忠表應山連處士之墓處士誠賢人而聲光至今者以文之爲也先人行義差不愧處士先生表而章之比於處士之遇歐固相似也里人毛西垣孝廉入都譾附書狀屬令面呈毛君下邑之俊才爲詩甚有古風先生宏奬士類並敢以聞臨書無任懇切遙仰之至

與朱伯韓書

在都日忽蒙高駕過問一來不値隨又再至私心驚怪以謂敏樹一都下寥落無聞譽之舉子耳閣下信一二謬妄稱舉之言何以不加考察謂有此來然非閣下樂善之誠至有萬於尋常者亦何以及於此哉敏樹庸劣誠無所能不當厚自欺飾以辱大君子特達之知然竊以謂當途之人但得數公如閣下者則可爲天下之士慶幸於此時也

閣下今方執法行當柄用任國家莫大無窮之事以如是好善之心終持之而不改天下之士孰不願有效於閤下孟子所謂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者庶幾見之其爲利益豈獨在一世孤寒之士哉夫士窮居而寂處讀古人之書忽若有得於其心雖不得遭遇於時亦願覯覽海內交其一二賢豪相講論以其業而今之世非工奔走善交結者無以爲也敏樹嘗數至京師矣既齟齬有司不得一當欲勉持一刺干謁當時聲譽之人則愁沮萬狀甘自晦匿而已閤下乃見收采而先禮之是以區區思自振厲將盡披其愚陋而求簡擇焉會閤下以監試事去而敏樹迫欲出都不能以待則悁悁而歸歸而如有恨不能忘也夫閤下所欲以其道倡於一世者古之文也然古之文者豈爲其言語殊異特高於衆人之爲者哉自唐韓子文章復古始

號稱古文至宋歐陽氏復修其業言古文者必以韓歐陽爲歸然二公者其持身立朝行義風節何如哉豈嘗有分毫畏避流俗不以古大自處者哉故得罪貶斥而不悔叢謗集譏而不懼而文章之道故有浩然盛大者焉今閣下方爲言官而能不餒乎其氣益養而充之是閣下處韓歐之地用韓歐之道也而好爲韓歐之古文其究至於韓歐也豈遠哉夫文章之道主乎其氣氣竭矣雖欲强而張之不可得也氣誠不餒而盛矣雖欲强而抑之亦不可得也氣盛而用之其學與其才故其文莫高焉閣下以才學名天下又將以氣特聞如是而加之以好善則其爲道將不止於古文而敏樹有云者以閣下之以文與之也而云爾抑猶有自許者焉始敏樹年二十時即有志於古文雖以他學用意不專十餘年來重以艱阻一兄一弟俱已亡逝

獨侍老母身任俯仰之計鄉居地且僻陋人文殆絕每有撰作讀者莫知其意況能相與勸勵期至於古人乎今年已四十濩落無成大者不望見用於時猶願發揮文字有傳於後何則其才之與學雖已薄陋而其矯厲自直之氣差欲不後於古人養而充之當有所至此其所以終報閣下者也前臨發聞曾作五言一章未獲面呈歸途次新鄭訪歐陽之墓亦賦長句今並錄紙希賜觀覽同里毛西垣孝廉濬雅之士爲詩流麗奇宕乃非時輩所及閣下愛樂人善敢以奉聞王少鶴邵位西二君希並致聲臨紙不宣

與項几山書

今春都門因緣文字遂蒙賜訪從容數面披論坦然雖平生雅故何以尚之旋迫南歸未罄所懷天涯雲樹何時復有晤語事耶嘗以人生投分似非偶然其間有與合之不

宜使之率略便已他日之再接於左右必可期也不然閣下東甌之高士下走南湘之散人各遊其鄉未易相至何爲都門一識以絲此長念哉前承示以尊太孺人課稼課書之圖並授行狀一書令爲之詩章將附於諸賢頌紀之末自惟鄙賤之言詎能發揮盛事顧士無不可信之諾輒勉爲二詩稍引附古義明其所以有然者如辱收采之則幸也會友人入都屬於梅先生所訪探消息未知郎復在京否郎便郵當至浙耳

與羅羅山書

曩在庚戌之秋於會城旅次獲其笑言讀大著輿地之書私心欽仰以爲先生眞具體用之材而惜其未得遂建施於時也豈意兵事遽起數年之間蔓延南北處處破壞而侍郎曾公倡合南湘義旅實首恃先生以集其事聯翩水

陸轉戰於江西湖南北之衢賊遂奔挫各路之軍並聞風俱振先生之勳名與侍郎並光天壤矣敏樹自去瀏陽司訓後復入京師一二年乃歸而家遭焚蕩妻孥轉徙靡所安置去春曾謁侍郎公於湖上自憾不能荷戈從役徒幸託庇宇下以圖苟活而已每聞軍中捷書於山谷隱伏之中欣喜更生捽首讙呼不已本年正月下路之賊復斜出武漢又旁闖崇通以勦土寇吾岳郡日以警危而土寇遂直入吾縣鄉中殺掠數千人官軍僅乃驅去已而塔軍門殞於江州而北撫胡中丞之軍又以譟潰忽有傳自江西義甯逐賊而出者眾相告曰羅大人來矣賊盡走矣一時吾郡狂走之民輟擔返路如無賊然先生之威名所動於人者豈其微哉敏樹材下惰無一知竊妄觀揣事勢以為今所與賊決者必奪還長江一路耳今金陵之勢在湖口

湖口之勢在武漢至於崇通一股似爲賊之游軍冀以牽制我軍者長沙數年之備尚足自固各路隘口須少兵可守不足以是勞先生也跂聞大捷傾首北風不宣

與何龍臣書

癸丑都門一別先後各歸里閭兩三歲間時事益潰爛不可收拾如何如何吾兄負沈毅明達之才正爲今日所急需聞但回旋鄉里爲義旅倡不肯輕就諸公之招此兄之至深也然貴鄉實爲南省險扼之徑而崇通之賊屢挫於此語其功實豈止捍護桑梓而已乎次青近領軍當湖口路有戰功聞之欣喜竊獨慮其所當之重不知與何人共之抑獨主之耶擴夫竟殉難可痛然故男子事也在都門郡邸日相與語賊事官軍得失各懷憤悒擴夫獨疾怒暴詈形迹若少粗者昨來犯龍門廠聞係賊渠僞易王衆議

以勢不敵退守固宜也據夫獨不肯避徙死其屯所豈不異哉又聞其手刃數賊乃死書生有膂力如此又異也可不深惜乎上達市聞郎貴族人所居官勇退駐於此計吾兄必在軍中所與謀守禦必固有探賊已移通城之麥園或亟從東路以入平江不知竟可無虞否弟家自前歲室廬被焚妻孥流徙未有定處今茲且寓貴縣西鄉之寺洞而弟身爲鄉人所牽曳仍在團伍中實無可爲保恃者茲特遣足奉審事情即候安履伏惟鑒察不一

與伯喬書

去臘聞閩銅仁賊已犯永綏甚相爲憂之顧又竊料彼賊尚未如粵盜之狂猘永綏尚有營兵若能城守當可不戰退也昨信詢果然惟羣苗被弁誘脅者徐當自定耳自兵事決壞以來提兵者大抵利出軍防禦而陰爲進退自便

之計軍士亦皆利其然所以各處潰爛莫能以一障制賊衝者不知從來立城守險復何爲平且如吾岳郡今日營軍鳳凰山而郡中絕不爲城守之計寇至卽官吏與軍將俱走耳賊何所忌而人何所恃哉吾弟非有城社之守而聞率民乘城甚勇決且獨爲兵民所信賴如此卽平賊立功不難矣愚兄今歲始得脫身團局所以勉強爲鄉里計亦嘗粗盡吾心而人莫之深省則苟以全身遠害固吾分也今且假寓平江西鄉山寺中攜熊兒煊姪教之讀書且以稍避官中之呼召焉武昌久跂克復尙非旦夕期江右諸郡多被亂崇通臨蒲閒恆有出沒貴州作變者乃書生逼迫所爲大抵有能得其要領者猶可以口說下耶相念艱難惟一切鄭重詳審不一

與熊秋佩書

數歲屬閤下家居相去非絕遠而寇盜橫作音書不交時從他人問訊大略栖皇危苦所遇正同相爲悲憤而近聞閤下已起官京師意氣故倘壯耶企望遐起以拯時艱爲幸如何癸丑之冬閤下偕王雲湖來弔西原之喪枉道過宿時雖經賊之後而敝廬尚未燬也呼鐙命酒相與悲語世事慨西原之已死不作雲湖故雄爽脫冠髮盡白氣鬱勃猶不肯少衰而今寇難日深弟也脫走僅存雲湖又以病死矣悲夫此目前事思之已如隔世況十年以前海宇清平友朋歡聚之日乎雲湖之子弟女之所許壻也年已十五歲勉强可令讀書問其家計並無田產僅店屋數間皆被賊破壞不易收拾西垣家幸未大改正月中曾過問一宿愴然賦短詩曰一世遂爲別百年長獨嗟亂離兒女在今夜宿君家此辭非爲我兒誦之莫能同此痛慨也茲

聞邑人待詔孫君入京因雲湖家附械韮拙詩長句奉屬晤面何期千萬惟珍重不宣

京師寄家人書

八月二十八日書與念謀兄弟知之在京師惟聞南中賊勢甚急又聞人傳說秋禾旱傷日夕驚憂恐吾鄉里鬧事即未可測得來信乃知吾近地被旱頗輕郡城駐軍防堵而鄉里安定如常然適者賊遂由間道趨攻長沙此豈意料所及乎省城未知可保與否以勢言之何至遂破果遂破者天下事尚可為哉賊始自粵犯湖南眾不過數千官軍數萬大帥坐擁觀望不敢迎擊賊得旁逸橫出又聲言無殺害平民散鄉民防堵者之心所入州縣非力攻取之也直經行莫之有阻耳官軍隨賊尾追以收復為名而因為淫掠者比比也南中來者言賊所過官軍嘗後之一兩

日至則其地一空人畏官軍都不忌賊賊以故徑千里得至於此賊之用兵可謂狡而亦輕脫無慮甚矣彼其計慮閒且以提兵大帥爲何等人乎前程督走回長沙長沙官吏必大懲創城中之人勢不得不同命共守而闔駱中丞按戮姦諜頗盡鮑提督先到此差可恃者惟是官兵素驕情怯戰所募勇軍尤難制御少不得意慮反爲賊城事特未可知耳若賊遂破長沙岳郡防堵之師亦將望風駭散能禦而覆之湖中耶且賊又將由間道走平江通城而達武昌也雖然賊本衆故自無多不過糾呼邪黨以張聲勢亦是未經戰陳之徒攻城日久外援皆至勢必退竄此時有能兵者聚而殲之其險東南數歲之禍可一朝息也然如此者豈所望於今之爲兵者哉直保城可冀耳熊兒得無尙在城中吾不爲憂疑必能自脫也近計與李次青偕

歸旣而熟思之歸須四十來日期賊得勢則湖湘道阻歸亦何爲否則無庸歸耶恐道路多虞以是中止次青亦未果行吾夜酒後發憤爲詩自遣愁悶及與人贈答相語以賊錄之爲鳴劍詞云吾今年正月初四日出門時豈意有此情事耶噫

答李香洲書

見鄉試錄喜劉士中式者多而宿好諸君皆不與又可惜也劉中科名近來有日盛之勢後生初試輒得之如吾香洲好古多學乃不得與之並場屋如此久矣其無足怪也承惠手書滔滔千百言旨趣浩大不可以驟窮其於鄙人阿好過譽萬不敢當然不意香洲何以勤勤切切至於如此豈非平昔深慕古人奇節偉行見時之人無似焉者乃如鄙人之迂拙亦以爲少能自異於俗而故深許之也

嗟乎世之人無爲古人之所爲者其所不爲則必厭忌而共排之宜也若鄙人者既不能少有似於古人而又欲强自異於今人作一教官尚不免遭訴訕被彈射僅自逃避而去此獨可以終老鄉里幸全其身命而止耳今乃欲復入京師以其童然垂白之老叟與羣少年爭進於春官此何爲哉香洲既厚愛我又以他日非常之望見屬於我非聊用相戲云爾耶既已愧君又自笑也然所爲區區欲一行者非果自意其尚有用於世而然也又非不自知其不合於時之人而欲僥倖於一試也平生時讀書頗喜用意一二所及欲上與古人議論相爲發明而又好爲詩古文辭文章源流上下得失之故差謂不迷於其心葢京師者非獨功名富貴者之所走趨而學道藝術之家亦往往在焉如欲熟知其人覽其所長閒從之馳騁筆墨之林以快

吾意而發吾之才非久留與居遊則未可也若其終不偶於有司以罷而歸乃吾命也庸可易乎因香洲愛我聊具言之他不悉

與王雲湖書

僕前與西垣寓宿西樓每語今茲鄉試輒計君爲必舉蓋以君平生盛壯近來未見少衰而文章浩然有不可抑遏之實其年又已至不可復爲稽待故以人事準之天命而竊意其當有然者而君今又被落其果不可知耶豈非倘有少需於旦夕間者而吾與西垣之所計固未謬耶雖然人之於其親舊其意多右之則其所冀許之處常有不必然者亦烏足知夫天之事哉而其人之當身尤甚凡人自量命數輒言造物者位置於我當如是不當如是此妄見也彼造物亦大矣人之類衆矣富貴貧賤壽夭苦樂萬不

齊之數莫知其稟受而皆將各竟其分限而止造物者豈能如人之僨其室中之器一一而與之其所哉人之置器恆不必定今日置之東明日或移之西假令造物者果如是是又安能予之以其所而不自轉徙者耶然則所謂命數者亦其氣之自至焉耳其可至而至者遲速蚤晚不同均之其至而已麥以夏爲秋草有夏枯者黃菊之華雪梅之豔四時之候不得而限之豈非其物之所自爲耶昨得君手書憤於時命有甚不平之心此誠無怪其然然僕之愚以爲君之所自爲者將必有其所至故道此以爲解貴體前染風寒想茲大愈閒當與西垣往華容弔秋佩民部之憂今便去否僕暫未能入城當在後月也不宣

是年鄉試與雲湖試拔貢時同題因卷文熟在人口避之更作或有竊錄前文見售者雲湖薦而不遂是以憤

惋特甚眞可謂命之窮也後年壬午乙卯兩科以冦故停罷而雲湖遂死矣悲夫白記

與李次靑

別久軍事勞苦相念甚不可悉言今時有爲天下大事如爲私家我兄其人也前日之代爲當道謀者多矣數年來遂參滌老軍事比聞獨領兵當湖口緊衝處與賊角距將遂奪江路而下甚哉兄之材勇與人相去何其遠哉今從軍事者楚材實爲天下冠而吾岳郡恨少人獨有傑然聳出如兄豈得不使弟輩翹頸而望耶今貴邑人之在行閒者聞已數萬而磨刃走投者不止皆以麾下爲之望集比聞屢戰之後頗有損傷而人不爲挫是眞可用也賊之欲力塞此路固已豈能終抗我兄之鼓旗哉忍久俟釁一朝破之金陵之誅全勢在此是一世之成功皆仰於兄也豈

不偉耶龍臣今歲聞已暫釋鄉軍以彼其才尙遲於竟出

顧其家居處實潭省之要也君家擴夫殉難甚烈可痛惜

其氣足高也弟今寓貴邑之西曰寺洞者寺名淨居唐時

之舊刹攜兒姪讀書其中私計尙可耐退菴舍弟在湘陰

玉笥山中其次子過繼先孝廉二兄者不幸天亡愚昆弟

每相聚輒語至我兄未嘗不歎兄之所爲而自慙甚也寺

中僧有習拳技欲與營伍者覓道走江西因附此冀得達

並有椷上滌翁望爲便進不宣

與郭筠仙

去歲高駕南歸過徹郡蒙見訪捐局中適弟在鄉居不値

甚爲悵悵自後弟以公役幸畢卽伏里舍不復入城而斟

人言閣下歸後已入深山中矣今夏六月走問令弟季子

於城陵磯乃聞新遭嫂夫人之戚又聞近著多批解蒙莊

想其夷然曠然不爲病也每私念閣下此歸類古豪傑覩幾藏用之事非尋常所測識欲得一面語以究悉本末未可以筆札了蓮頣中丞毛公以修輯忠義錄書邀及鄙人而閣下實任總成事當得久共晨夕何幸如之昨以十月十二日抵省城閣下又前以事歸弟亦以書事方始搜訪未可著手當且歸度歲矣惟是弟既來此修書略例亦須早預聞知而訪之丁君杲臣曹君鏡初皆云閣下於此書初擬用楚軍爲名已而改主湖南故今局中行採止及湖南之人弟竊疑之蓋此次軍事自江忠烈始率鄉勇而今督帥曾公踵而擴之楚南之勇軍半天下而十年來征戰之績死事之烈當在　國史之編者不少大抵楚南之人也而固有用此軍而非此鄉之人者如塔忠武雖名稱卓然若不及今著錄將來事跡亦恐不免訛誤況其事頗少

官不至顯而非楚人所藝然稱道者乎本所以欲爲書者以表揚忠義且以著明事實卽史之義也若忠義事實俱不畢見而僅規規焉私其鄉人則何以書爲而又何以備他日史官之采錄乎然問閣下所以欲主湖南者有故如李文恭先以討賊卒於師常文節殉難武昌羅文僖防守長沙與解壬子之圍若以楚軍爲始嫌於前有所遺弟則謂三公皆大臣自有　國史固不至沒其勳節況今書以楚軍爲始實應起於咸豐元年大學士賽公視師之日此江公之所以出楚勇之所以興弟之愚見欲得一備知首尾之人先具一紀事本末之稿起咸豐之元斷之今歲十二月以應　先皇帝實錄之限其事則首書賽公之來而卽追敘粵賊之始事在道光季年者直至江公楚勇爲入題而曾公起軍爲成事如此則前事無所不具後事至今

皆有綱領其間所見之人無論官宦將帥已死若見存者苟事在提要皆得具書此篇之後乃用列傳之體獨傳已死之人其人則先楚軍而爲湖南人如李常羅三公者有焉用楚軍而非楚人如塔公者有焉其楚人楚軍而死事者則以主將爲之目而其下偏裨之死者分附焉其見無可附及死事他所不在楚軍而爲湖南人者乃類登於後至如鄉團之抗賊被難匹夫婦人之烈及團練之功狀明白其人死而事不可沒者又可刪爲一編以盡之如此似於記載條理爲明而亦不失特爲一書之體書成以上史館於義亦不倍閣下故史官也弟夙承知愛見商以文章之事輒陳管見所及不敢以地位自嫌惟幸裁其可否不宣

筠仙得此書辨駁數千言自執其說又聞其以余及左

曩喬羅硯生三人之說並質於曾公曾公亦遷就答之而余歸後遂辭書事不赴局筠仙旋起官江蘇以書屬硯生別擬酌爲體例至今尚未有成書也甲子冬十一月大雪日枅湖老人記後

與郭意城

前四月之末弟以奉檄襄辦捐輸事至敝郡城中始得閣下春間惠椷故此稽覆當此軍書煩亟籌備多端非閣下與季高兄同在事則大才肆應誠恐省府無所恃賴乃至無所能人如弟者亦止得暫棄漁竿握算子按里閭家貲苦口以利害敦勸是可憐也吾楚南以殺賊立義聲天下今后逆乃敢妄意乘虛且圖假路以窺川蜀郴桂永寶數州郡蹦藉之毒倍令我軍痛憤頗聞賊衆雖多半係新自江西脅擄者見在扼之山險之區無所奔騁列城幸能自

保下流又已壅塞情見勢絀計當投網盡矣惟是湘潭武
陵羣賈所聚鬻徙之間市釐半減厓澧卡抽亦差常數勸
捐事苦而獲少惟速決此賊爲幸爾芝房侍讀遂爾一病
長已可痛之甚弟觀此君文章實爲近時作者而深明時
事高見遠識著說具存俊傑之君子尤宜有取之其家遺
產極薄孤寡盈門宜何爲計文人身後每有如此豈眞有
造物之忌者耶至於危篤之日猶手書以墓表見屬讀之
涕流不禁相知之過大非鄙薄所任勸捐事若粗就當一
走弔暫修輓聯一事敬祈爲先致之小兒念謀頃自京歸
說尊昆筠仙先生尚在天津共僧邸設防眾稱嚴密定成
戰勢時事未敢妄言惟自都南抵樊城二千餘里間久旱
無雨麥收十才二三捻賊稍就撫可憂尚深敝郡逮北境
處處先皆有蝗生幾至大起賴甚雨數次盡殪除之觀此似

楚中饒得天幸者別紙請問捐輸事宜望悉以見教不次不盡

與王子壽

自前戊午四月獲相見於江陵後未嘗不存想在懷每於往來人藉問安健而人亦數數傳道賜訊之言甚愧無似不足稱副也又承以大著漆室吟刻本見寄憶當日舟中借讀時遂如重晤然又添出幾許悲痛之作矣幾年來世事苦難盼望到好處而去夏金陵師潰東南大局壞不可支及聞秋閒都門之事益大駭人先生以文章發憂憤之議日月有書至此必爲上蔡戚公閉門之泣豈特晉女然哉敏樹幸常避謝人事田野聞見聞差緩猶復漁釣爲嬉平時文字之業亦以荒棄惟檢視四子書見我朝諸儒考据之說與先儒互有得失輒不自料辨論其同異所歸

亦以維挽世教或有在於是者俟書成當一質諸左右耳小詩一首惟垂覽不宣

與方桐薌書

春初入縣謁黃侯侯示以上臺之札飭委官紳數人於城陵磯口添設鹽茶關卡所委人有敏樹名侯云當即來赴公所者退而思之平生未有能事曾何爲見及殆因稅局須參用土人監察而或者指派之耳方今軍餉急竭勢不得不索及一切而吾等當爲公家效力義何可辭然敏樹實有未敢輕與此事者使其與人共相商度而稍斟酌利害之閒耶則有主之者且爲之不嚴以急抽分當有幾也使其隨人名在事而已則敏樹幸非有利於資斧之求與辦公之記勞者也是以緣病癈外出而未能自力以從役望先生爲婉言之黃侯便見置不相催召且爲白之上臺

必舍之矣黃侯以清廉推來吾縣知縣人皆苦難理團練無實而駐岳之軍方以餉乏新議減撤因欲按籍令百戶共出一二人爲兵而令自給食斂樹以時勢甚難爲對而侯決欲行之與辨論至面赤侯誠有才志非他官比也其所議爲者以衞民非以厲民也果行之縣人亦未敢不從然人心散亂莠民實繁不過稍有田產之人出錢雇人以免罪誅賊至則爲兵者皆走耳侯久未出鄉想已停前議然侯旣已從吾等言而輟此矣吾等又將何策以復於侯哉此可爲歎息悵恨者也考棚之舉各里率貲甚簡宜不難集而下路武漢未克崇通出沒如故無論興修之後慮成虛費卽目前興工須少安定爲宜考試雖重事以今日之岳州得不緩此耶江汝舟觀察放縱軍士通城敗沒宜所不免武昌喪羅羅山可惜哉山中聞羅公信輒傷而爲

詩弔之附草奉覽不宣

上嚴少韓邑宰書

敏樹夜讀望溪方先生之文愛其送馮文子序所論州縣之爲政者以爲水土之政不修而民罷死於水旱兩造縣而不結而民罷死於獄訟至哉言乎其於時弊切矣雖然獄訟易知也若水土之政則非今爲吏者之所能盡心也就令知之不過大水大旱而已至於百姓之所緩於平日而急於臨時甚至戕生興禍以壞其業者比比而爲吏者弗聞亦由生其土習其俗者莫爲言而聞之故也敏樹用是悚然竊思吾仁侯之在吾縣若獄訟即投狀時審問除其黠且僞者其准訊者限期訊之而民故自以不冤矣至於大水爲災按其頃畝皆與陳報於上俾得誠豁錢糧邑民之受賜亦多矣惟是隄垸宜早決者早完者相其地宜

而備之於前則又非侯之所及爲而非不知爲之者雖然此猶事效之已見者耳若夫山邨塘池溪堰之處水有定係之田按田而均用之宜可以無事矣而一遇旱年則毆人之報於縣堂者日常有之而以爭鬬罵詈日鬨於里閭費錢財以鳴里人終莫之解而怨仇相尋者又不知其幾也鄙生往嘗病此思爲已亂之謀莫如就平時察定而爲之圖冊藏於亭保之所立碑水上張之人人耳目俾各知其有分而安之蓋田有正水有羨水有上蔭有自落問之老人按之形勢較然可知也嘗欲試行之而人有異心莫以爲急又行之一處而他方不同其法必不能久欲以告於官而官無留心在民下人而願聞此者是以遲遲也僅於敝邨設立司水之夫俾按田收放戽水必以告而稽其人數歲收少穀貲之而爲利已不少矣今侯之爲官也志

逮乎下不存乎上欲利民而不專考成故敢以私布之侯之於吾縣權也又將以遷代去此事非真任歲月而為之法不能定他日侯及他縣憂民之灾旱而息其爭亂殆無切於此者矣又鄉民搬演小戲終歲不休誤工作啟淫亂嘗以請於侯而禁之而未徧及一縣也卡河阻禁罷穀備荒遂為大害不知高價招商之為利深也糜穀造酒荒年尤忌未暇預籌而制其例也洋煙公行里有呼吸縱之則日弛禁之又不免多擾而無益也輕死詐嚇族眾搶毆獄外增獄而莫知忌也聚賭逞博媒盜之階而莫知懼也浸淫小竊里有罰議而莫能竟行也屠牛賣食盜跡所藏而莫能察也惡佃抗租據莊不出而憚於上聞也牧場分地放牛無限致成械鬬動興大獄而莫與之清治其原也此縣案之尤鉅者牧地侵蕁日久察定實難欲清械鬬必重

祠規嚴軍器而斷拳棒方可救之凡此皆可以方先生之意推而得之而莫之為者往年沔陽黃公當伏莽鬨作之時曾頒有家法刑杖之屬令族大者得請行之而請者不多官亦不督久之便壞殊為可惜敏樹妄意及此謹以獻於吾侯如芻蕘可采願留意存之吾邑幸甚湖以南他縣又幸甚不宣

與曹鏡初書

相知已來未有音問疏絕如近今數年者也而蹤跡不同亦殊甚閣下既得官京朝令弟年兄繼之可云兩美往嘗言京部從事讀書最優令弟宜也兄則遲之矣然愈於家居也終當騰雲霄而上之耳弟東遊歸時於黃州得風嗽疾至今不愈去春夏間連次殆死胸中亦無餘戀既而活矣乃復有所為作人之自喜而不能已如是夫通志局事

已早繳關文去做縣早有此舉亦以屬人身無他事又復為詩及編排詩文各數卷將以壽之此於世間何嘗有無而鈎仙向人訊病輒云未喪斯文何其過哉向寓君山病後遂往彼常住間入城中與家弟伯喬之徒倡和而惜鱗伯之不在此也篠老近常往來湖北惠我關茸副之亭聯云過容祇今懷北渚名山終古屬南屏亦已奢矣此生未了惟拙書數種未刻及尚有欲為而未成者不死殆以此故亦是世間紙墨之灾前書擬往江南惟江浙數子粗有同心欲於彼中刊發曾公亦未之奇重而鈎仙居省局乃欲取去行之不能不聽從之也兄曾云欲治易還其潔淨精微之體未聞成書弟向惟解互義著之於書之眉近始錄出為書五卷謂易道可曉者惟此朱子圖書卦變鄭氏之爻辰虞氏之旣濟定皆非其本義也詩國風最為通博

直是新異非新異也人自亡其本事耳及吾生不可不與言者惟閣下而近已藏之兄又不來讀可悲也夫麟伯爲徽縣第一人亦恐不是當今第二人兄熟之否因方年兄之便附此郎候不一